

2003 年新疆周边事态年度报告

潘志平

(新疆社会科学院 中亚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新疆周边环境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 2003 年新疆的周边形势正在走出“三个主义”的阴霾,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尽管还有一些问题, 但是, 可以较乐观地认为, 新疆周边的局势是近十年以来的最好时期, 与此同时, 新疆的政局也是近十年来没有这么好过。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事件的话, 这种良好的趋势, 在相当时期内, 似不会发生逆转。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用比较多的精力做新疆的发展工作, 即做前些年因“三个主义”干扰而无法集中精力干的事, 新疆有可能从此走上大发展的快车道。

关键词: 新疆; 周边事态; 2003; 年度报告

中图分类号: C1 **文献标识码:** A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 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八个国交界, 边界线长达五千多公里。新疆是多民族聚居且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地区, 其中有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蒙古、塔塔尔、俄罗斯等少数民族跨国而居, 与境外的一些人民在语言、宗教、文化和习俗上有着传统的联系。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氛围所决定, 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必然地受到国际大环境与周边环境的强烈影响。

2001 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在 2001 年的年度报告中, 我们提到, “9·11”事件或许是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的转折点, 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插曲, 但毋庸置疑的是, 国际大环境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并至少影响到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今天我们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全面、冷静、客观地分析新疆周边的事态, 2003 年发生重大变化, 新疆有可能从此走上大发展的快车道。

一、十年的风风雨雨

在描述、分析 2003 年新疆周边的事态之前, 我们有必要回顾近十年, 即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大背景下周边发展的基本情况, 因为今天的现实是离不开历史的发展的。

态势: 四个“火药桶”和恐怖“双月带”

最近的十年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两件: 即 1991 年的苏联解体和 2001 年的“9·11”事件。前者意味着分裂主义浪潮由此汹涌澎湃, 严重破坏着国际秩序; 后者意味着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横行猖獗, 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在此背景下, 十年来, 新疆周边地区“三个主义”横行, 其发展态势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座“火药桶”和恐怖“双月带”。

阿富汗 冷战后期, 苏美争霸终于扰乱了这个贫穷、封闭的部落-宗教社会。1979 年苏军坦克开进, 阿富汗就此陷入战乱之中。为对付苏联, 美国在阿富汗精心地培育、豢养起“圣战者”组织, “圣战”之火就是这样点燃起来。在前苏联军队撤出之后, 圣战者组织间发生旷日持久的内讧, 塔利班由此崛起, 并很快攻占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大片土地。塔利班与国际恐怖主义大亨本·拉丹沆瀣一气, 将阿富汗大部分地方变成国际恐怖分子

的乐园。

费尔干纳 这个与新疆克孜勒苏州一山之隔的谷地，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所分割，地形复杂、人口稠密、经济落后、社会问题严峻、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根深蒂固，历史上又是小股匪徒“巴斯马奇”猖獗活动过的地区。近几年来当代“巴斯马奇”——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和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Hizbut Tahrir）活动频繁，严重地破坏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克什米尔 紧贴和田地区，南亚的多民族多宗教格局、印度巴基斯坦两大国的对峙，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冲击、外部因素的介入、内部政局的演变、经济利益的争夺，决定这一地区民族宗教冲突难解难缠，其中克什米尔问题最具爆炸性。克什米尔问题是半个世纪前英国殖民者离开这里时制造出来的难题。印巴两国独立的第二天就为争夺克什米尔开战，结果是在1949年固定下的军事控制线左右各占一部分。五十多年来这两个国家在这里大战三次，平日的冲突、磨擦始终未断。近几年，以巴基斯坦为后方基地的克什米尔分离运动原教旨主义化、恐怖主义化，致使这一地区局势紧张，不断地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的最严重的军事对抗。

车臣 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崛起苏联解体之初。1991年11月，车臣单方面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994年底，俄军进剿车臣，但战事不利。至1996年8月，俄与车臣达成停火协议，将车臣地位冻结五年，俄罗斯视为痛苦的车臣战争结束，但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却以为一场伊斯兰“圣战”刚刚开始。具体地说，1995年的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原教旨极端主义化、恐怖主义化，即由原先“自决”、“独立”变为恐怖的“圣战”。此后，车臣匪徒的活动蔓延至俄罗斯的中心地区，甚至于把炸弹扔到莫斯科，气焰甚嚣尘上。

三股势力兴风作浪，阿富汗、费尔干纳、克什米尔、车臣这四个“火药桶”遥相呼应，在周边地区形成了恐怖的“双月”带：

车臣——中亚——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

这两条月牙形的焦点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其前沿在南疆边界正对面的费尔干纳谷地。这就是近十年新疆周边局势的基本态势。

两个重要因素

认真分析起来，影响新疆安全的因素很多，其中，“美国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是最重要的。

“美国因素”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苏联的轰然解体而告终，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最初曾为此兴奋、欣喜若狂，声称：民主的胜利，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历史的终结”。但它很快陷入新的深重的忧虑之中，一方面是担忧失去全球霸主的地位，如它的智囊所称：不得“致使（哪怕和平地）美国黯然失色”，“同时在地缘政治方面（包括在重要的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 另一方面是为“失去敌人”而担忧，按亨廷顿的说法，“历史的终结、民主在全球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可能成为最令美国痛苦和不安的事”，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往往有助于增强人民间的共识和凝聚力”，“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了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的认同。”^[2] 从前者出发，绝对不允许世界上再出现一个可以能与之挑战的新的“敌人”；从后者出发，则努力在全世界寻找新的“敌人”，没有也要发现，制造出来一个。哈佛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所长就认真地告诫道：“许多美国人不喜欢‘霸权’这个词，但美国的确是一个全球霸权，对于美国人来

说，这是件好事，我们必须制定出一种战略来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3]。在这里，“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霸权”是同一个东西，无需隐讳，为此可以干任何事。事实上，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美国的身影或声音。从这一点看，新疆周边地区民族宗教冲突激化和升级，脱不开霸权主义的阴影。**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它的动向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安全大环境走向，当然也影响到新疆的安全稳定。**

地缘政治因素 新疆周边地区民族众多，伊斯兰教有广泛和深厚的影响。后冷战时期，出现两股潮流对新疆周边的地缘政治发生较大的冲击：**一是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这是随着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出现的当代民族分立主义高潮。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分立主义闹得最凶的地方总是有美国干涉、插手的复杂背景，并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色彩。**二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东地区兴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很快地蔓延自北非至中亚、东南亚的广阔地带。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但它往往营建出极浓厚的宗教狂热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下，它极易政治化、组织化甚至恐怖主义化。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受其激励、鼓舞，新疆民族分裂主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明显地原教旨主义化和恐怖主义化，成为周边“三个主义”的一部分，成为新疆安全稳定的主要危险，这正说明**周边地区的小环境对新疆安全稳定的实际影响。**

总之，最近十年新疆安全形势的风风雨雨，与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很大关系。有鉴于此，新疆的外部环境变化，主要应把握住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

二、“9·11”改变了什么

“9·11”事件不仅震动了美国，而且震动了世界，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世界的面貌。此事发生不久，一位俄罗斯学者说：“在后冷战时代，‘9·11’事件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悲剧，但是，如果这一事件能让我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有一个更加实际的认识，那就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了。”^[4]两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考虑的是，“9·11”究竟改变了什么？

恐怖主义：现代神话还是现实威胁？

恐怖主义是当代政治的产物，其实早在 30 年前就已初见端倪，但“9·11”之前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恐怖事件，都还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甚至在西方还有人嘲讽道：恐怖主义是一个现代神话；恐怖主义这一概念似是而非，用以描绘政治暴力时从来显得苍白无力或愚蠢之极；它之所以能被关注是因为人们的智力贫乏。此外，对民主的真正危险来自恐怖主义者的敌人，即国家政府和其掌握的军队、警察，而不是恐怖主义者本身。^[5]事实上，西方的一些政客经常瞪大眼睛盯着前南斯拉夫、车臣、中亚和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被蓄意地漠视。2000 年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出访中亚时敦促有关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并警告，不要指望以恐怖主义威胁为借口而得到美国的援助。^[6]“9·11”后，美国的强烈反应是：对恐怖主义开战。美国的新认识是：恐怖主义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和挑战，对拉丹和塔利班的打击行动，先定义为“无限正义”，尔后是“持久自由”。两年来，全球反恐与恐怖的较量如火如荼，恐怕再没有什么人说恐怖主义是现代神话了，同时在世界反恐大气候下的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被大地压缩了。但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还未有共同的认识，在有些人那里是恐怖分子，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却是“自由战士”，还有些人有意地搞双重标准。以色列右翼以暴制暴的极端方式和手段也是没有出路的。

对抗：对称与非对称

真正意义上全球对抗始于刚过去的 20 世纪，具体表现在两次热战和一次冷战，其共同特点是，发生在两大国家集团之间，且双方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体上是对称的。在迈进新世纪，美国在为对付新的“敌人”而忙碌于 TMD、NMD 之时，恐怖袭击从天而降，美国总

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问题是，敌人是谁？拉丹只是一个人，恐怖势力的代表；敌国是谁？塔利班只是窝藏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武装组织，事实上，它的“政权”从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这两年反恐与恐怖的较量，一边是世界各国政府，另一边是分散的怀有各自不同政治目标的“亚国家组织”或“非政府武装组织”，其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是完全不对称的。

“9·11”以来，反恐成为国际政治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说“非对称时代”来临，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无论如何，以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这种“非对称对抗”的。

文明冲突？

上个世纪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后冷战时期，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失衡，原先被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凸现、失控，冲突骤起。这是些什么性质的冲突，众说纷纭。亨廷顿 1993 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特别引人瞩目，争议也特别广泛。“9·11”后，可能有更多的人相信了“文明冲突论”。但亨廷顿本人在“9·11”后的第一反应是：不，这不是文明冲突。^[7]“文明冲突论”依然受到广泛质疑，以此来解释、概括当今世界的冲突，似乎也失之简单，但冲突，特别是民族宗教冲突的文化背景要比过去更加引人关注。

国际格局：单边与多边的较量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日益陶醉在美国的霸权之中。有位美国人认真地告诉世人一个“真相”：美国是个仁慈的帝国，所实行的仁慈的霸权对于世界广大人民是好事。^[8]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颇为自豪地宣称，世界进入了新的美国世纪。^[9]小布什上台后，立即抛弃《京都议定书》，构建 NMD，退出反导条约，不顾一切地单干起来。“9·11”后，不少美国人在困惑：美国为何遭人恨？一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的答案是：“这个国家可能显得妄自尊大，并且自私地只专注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超级大国的悲哀在于其“高度的自信和自满，陶醉于自己在冷战之后的强权。”^[10]小布什则完全听不进这样的刺耳话。反恐和打击塔利班是得到联合国和全球的广泛支持的，这是既出自对恐怖暴行的憎恨，也是对无辜受害者的同情。但这场反恐战事尘埃未定，小布什就抛出了“邪恶轴心论”，以反恐为名开始了“倒萨”。尽管得不到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并面对越战以来最强烈的反战浪潮，信奉单边主义的小布什只要决心干下去，谁也阻拦不住。以美国的如此强大的军事机器拿下这场战争，当然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但付出的代价是：十几万大军陷在伊拉克，还不够用，除了不断遭袭击，天天死人，还有大量的美元流向一个巨型的无底洞。单边主义再也傲慢不下去，不得不求助于多边的理解和实际的支持。安南秘书长在 2003 年第 58 届联大上对美国的单边行动逻辑谨慎地表示担心：“如果这一逻辑被接受，它将开创先例，导致单边和不合法地使用武力的行动泛滥。”^[11]伊拉克战争生动地显示了单边向多边的挑战，这一较量还将继续。其趋势可能如美国的一位教授分析的那样：一方面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得不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与它对抗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为避免重要政策由华盛顿来决定，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开始下降。这两种趋势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重大的“挑战”。^[12]我们认为，单边与多边的较量将决定新世纪国际格局的走向。

国际关系：结盟还是合作？

结盟，一些国家为了对付自己的敌人结成政治、军事的同盟，是上个世纪国际关系的逻辑，尽管有不结盟运动，但在冷战时代达到了顶峰。现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愈来愈倾向于多方位的合作。各种规模、层次的，不以第三国为目标的合作组织兴起。“9·11”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然而，冷战思维，在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美国人那里是挥之不去的。小布什不断地警告：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边，就是同我们的敌人站在一边，在反恐时是这样说的，在“倒萨”时也是这样暗示的。看来，结束冷战思维，迎接国际关系的新理念，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国际法准则：是否要重新定义？

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反对侵略，等等，是联合国《宪章》和得到广泛认可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确立下的国际法准则。这些准则本身就是强权政治行为的最大障碍，因此一直受到霸权主义挑战。比如，多少年前，“勃烈日涅夫主义”说的就是“有限主权论”，近些年来，一些西方政客热衷的“人道主义干涉”、“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主权的终结”，也是这个意思。2002年9月20日布什总统发表的他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其要点就是“先发制人”。^[13] 外报说：“这份文件将被称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其地位相当于半个世纪前确立杜鲁门主义的 NSC68 号文件”。2003年，美英打了一场以更迭他国政权为目标的伊拉克战争，“主权”、“内政”和“侵略”等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受到严重冲击。这当然引起了广泛的不安。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会造就一百个本·拉丹”，目前伊拉克混乱现状几乎验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这一预言。

——“如果他们不喜欢世界上一百个国家的政权，他们是不是要推翻这一百个政权呢？”叙利亚外交官的这种担心会不会再被验证呢？

2003年7月20日，布什又抛黑名单，猛批缅甸、伊朗、古巴、朝鲜、津布巴韦和白俄罗斯六个“压迫性国家”。^[14] 10月10日，美国的一位高官明确表示，“邪恶轴心”的名单要拉长，美国把目标锁定叙利亚、利比亚和古巴。^[15] 看来，人们这方面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联合国：是否将重蹈国联覆辙？

美英可以抛开联合国在伊拉克大打出手，联合国对此无能为力，这是联合国的悲哀。它是否将重蹈国联覆辙的问题由此被提出来了。然而须注意两点：一，联合国虽然未能阻止美英行动，但毕竟未给其行动以合法性，没有成为强权政治的图章——这总算让人们稍微宽心。二，美国要根本解决伊拉克问题，坦克导弹已不管用了，最终还得求助于联合国。——只要世界各国人民支持联合国，其前途是没有希望的。

总而言之，“9·11”改变了许多，但美国的霸权诉求并没有改变。接连两年打了两场大胜仗，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是让世人“大开眼界”，但是再这样接着打下去，似乎也有点力不从心。所谓的“仁慈的霸权”不可能万岁，盛之极即衰之始也，这可是条历史规律。和平与发展是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了，这必定是历史的逻辑。

三、2003年：重大的转折

2003年，世界很不太平，其中的伊拉克战争，举世瞩目。然而，新疆周边总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美关系：最佳时期

如前所述，美国是不可没有“敌人”的。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愈来愈被美国看作是新的“敌人”。1998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写道：“把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物色一个能代替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16] 这种势头在小布什上台的最初时间达到了顶峰。2001年4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关系跌入谷底。“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真正“敌人”——恐怖主义，接着是“邪恶轴心”。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权威意见：“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已来临。美国有了一个新定义的敌人，它既不是旧苏联，也不是悄然复活的中国，而是国际恐怖主义。因此将建立新的关系，甚至是新的联盟。”^[17] 中美关系由此发生重大转机，事实上，自那时起，中美关系不断改善，表现在高层互访不

断，经济合作发展，军事交流恢复。2003年7月22日，鲍威尔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说，中美关系“的确在显著提升”。^[18]9月5日在发表对外政策讲话时又进一步说：“今天，我可以这样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1972年2月尼克松首次访华以来的最佳时期。”^[19]美国媒体评论道：“受‘中国威胁论’鼓动的那些人一定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华盛顿的态度改变是恢复了理智。”^[20]我们认为，这种“理智”可能更多的是策略上的考虑。美国的欧亚战略重点在这块大陆的两端。本年初，布什总统将解决萨达姆、朝核危机和巴以问题作为2003年的三大任务。^[21]一年过去了，除了打跨了萨达姆政权，其它情况都不妙：伊拉克陷进去了，中东“路线图”差不多泡汤了，“朝核危机”几成僵局，中美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正常化”。时下，中国经常地被评价为“负责任”、“成熟”。但是，在这种比较积极的评价之后还要添上一句：“中国在外交政策领域新出现的成熟也许是短暂的”。^[22]难道“成熟”了，还可能变得又“不成熟”？看来，其“成熟”的真正涵义指的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无论如何，这种“正常化”来之不易，于中国来说，的确是好消息，于中国新疆的周边地区也是好消息。

上海合作组织：迈出大步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于2001年的6月。它的出现是各成员国为对付共同威胁，追求共同发展繁荣和摒弃冷战思维及张扬新安全理念的结果。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与北约、日美同盟并列的，但不受其影响的地区性多边国际组织。它引导了中国西部地缘政治的积极变化，这一变化对于消除地区中的对抗性因素，营造新疆周边的良好国际环境，促进地区的合作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上海精神”，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为国与国之间解决争端、发展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模式。它昭示着一种新型安全观，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模式。

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发生了“9·11”事件，美军随着打击塔利班进驻中亚，中亚的一些国家和俄罗斯都不同程度地靠向美国，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一度陷于停滞。在前两年的年度报告中我们都提到，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空心化、边缘化的危险。可喜的是，2002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迈开大步，有了重大突破性发展。

两次最高级会晤：莫斯科峰会（2003年5月29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广泛讨论了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北京会晤（2003年9月23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决定在2003年内在塔什干设立反恐中心，启动北京的秘书处，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年度经费预算，签署了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五次部长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例会（阿拉木图，2003年4月29日和外长非例行会议（塔什干，2003年9月4～5日）；国防部长会晤（莫斯科，2003年5月30日）；总检察长会议（比什凯克，2003年9月4日）；经贸部长会议（比什凯克，2003年9月6日）。

两次联合军事演习：2002年10月11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代号“01”的反恐联合军事演习，这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首次军事联合演习。2003年8月分两阶段先后在哈萨克斯坦乌恰拉尔和中国伊宁进行代号“联合—2003”反恐军事演习，此次，上海合作组织五个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积极参加。如果说，前者是解放军与外军第一次在边境地区的联合军演，那么说，后者则是中国首次允许外军入境演习，显示了军事领域上合作层次的迅速上升，标志着机制化运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体现了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支持。所有这些，对于打击“三个主义”、“东突”恐怖主义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于2003年9月19日生效。北京秘书处、塔什干反恐中心的筹备工作大体就绪,很快就将正常运作。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经济合作热情高涨,“循序渐进地走向资本、商品、劳务、技术的自由往来”和“建立共同市场”的问题已开始列入议题。^[23]正如观察家评论所说:如果将上海合作组织比作一艘巨轮,现在所庆祝的阶段是,巨轮扬帆鸣笛准备启航。^[24]

上海合作组织迈出大步的背景是,原先寄望于美国的有关国家愈来愈失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一副主席撰文道:“看来,上海合作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令人产生希望的组织。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模式’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伊拉克和阿富汗事态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用纯地区方式解决中亚问题的必要性就显得越突出。”^[25]媒体注意到,2002年的首脑会议宣言中提到“与美国协调”,而此次宣言中再三强调的是“联合国的作用”,对“轻视联合国”不能坐视不问。虽没指名道姓,但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是否定的,这也反映出中亚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某些担心。^[26]

当然,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或课题,这首先缘于成员国间对伊战的态度存在重大差异。乌兹别克斯坦非常明确地站在美一边,而塔吉克斯坦是美国认定的不公开支持战争的15个国家之一。事实上,在一些重大问题该组织没能、也不可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其次,各成员国内部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存在颇多争议。主张“根本改变该组织的性质”,“彻底重新审议该组织宪章”,并接纳所有申请国包括美加入之类的议论纷纷。第三,美对上海合作组织持“质疑”态度,影响该组织各成员国间的团结和合作。有消息称美中情局还制定了利用乌在该组织内部制造分裂的计划。第四,各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敏感,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印度巴基斯坦加入问题上。第五,俄与中亚各国的亲疏关系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可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产生一定干扰。昔日最为紧密的俄塔关系趋于松散。俄乌关系一向不好,现在还有进一步恶化趋势。

中印关系:走向和解、合作

中印关系对于中国西部安全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当然十分重要。中印关系因1962年的那场战争受到极大损害,经过漫长的磨合有所缓和,但一直相当冷淡。2003年度中印关系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突破。2003年4月2日,印度外长亚什万特·辛哈说:印度和中国已将棘手的边界争执搁置一旁,以发展双边关系,而新德里现在把北京视为重要的邻居和朋友。^[27]4月20日,正值“非典”时期,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华。人们还记得,这位国防部长先生五年前(1998年)曾将中国描绘成“头号潜在敌人”,并以“来自中国的威胁”作为印度进行核试验的借口。这位印度政坛上有“头号对华强硬派”之称的人物,成为自1992年以来访华级别最高的印度军政官员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会见的首位印度高官,意义非常,如媒体所评论的:“没有什么比费尔南德斯在北京受到的热烈欢迎更能反映两国关系的深刻变化。”^[28]接着是印度总理瓦杰帕依来访,回过头来看,费尔南德斯前行,就仿佛基辛格为尼克松打前站那样为瓦杰帕依铺路。瓦杰帕依之行取得丰硕成果,两国签署了《全面合作宣言》等文件,标志着两国走向和解、合作。其间印度首次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印双方认真地开始边界问题的对话、谈判。所有这些立即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诸如“互相猜疑的时代即将结束”、“从对立走向对话的时代”、“政治对手变为经济伙伴”、“取得历史性的突破”等。^[29]2003年6月7日,印度海军副总参谋长宣布,印中两国海军将在本年晚些时候举行联合海上军事家演习。10月,费尔南德斯认为,联合军事演习“时机已成熟”,举行联合演习有助于“友好国家”相互评估弱点和优势。^[30]这场演习如期进行,中印相互信任关系又有实质性的发展,亚洲和世界各国对此反应积极。此时也有人惴惴不安道:“印度和中国都不希望由美国来主导亚洲……它们现在正在努力夺回自己的重要地位。如果它们能消除分歧、深化合作、增强接触,它们也许能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这样就可以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31]这位美国人的担心或许正是中印两国及周边地区高兴的理

由。

地区安全局势：相对平静

如前所述，冷战后一段时间里，在新疆周边形成了四个“火药桶”。“9·11”后，塔利班政权被击溃，本·拉丹、奥马尔下落不明，“基地”组织的残余还在活动，但在阿富汗已形不成太大的气候；中亚的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在阿富汗的老窝也被端掉了，其头目纳曼干尼也死活不明。2003年3月26日“东突”恐怖分子在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地区袭击了中国新疆的客车，造成21名旅客遇难。此外，中亚地区还没有特别重大的事件。就是说，阿富汗、费尔干纳这两个“火药桶”已降温。

车臣非法武装仍在继续制造一起起恐怖暴力事件，但越是这样搞越失人心。2003年10月5日，车臣宗教领袖、行政长官卡德罗夫在比较平静的大选中以高票当选总统。据报导，有近50万选民参加投票，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7.7%。对于车臣普通百姓来说，这次大选是经历了十多年动荡和战乱之后，得以恢复正常和平生活的一次重要的机会。当然，车臣的和平之路漫漫，前途布满荆棘，特别是卡德罗夫执政后会不会重走马哈斯多夫的路，总还是个问题，但2003年仍是个有希望之年。

克什米尔的恐怖暴力活动依然在继续，几乎发生在每周、每天、每时，和前两年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的是，它还毕竟还未引发印巴两国的大规模的军事对抗。2003年4月18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依呼吁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对话，巴基斯坦方面立即对此做出较积极的反应。当然，克什米尔局势向来变幻莫测，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时至隆冬，从纯军事角度看，冰雪的中克什米尔前线是不适宜大部队作战的，人们可能庆幸地度过这一年。

2003年新疆周边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以下因素在起作用。

●如前所述，上海合作组织对稳定地区大局的作用日显。

●中亚国家政局还比较稳定，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加强。据报导，哈萨克斯坦安全部门本年缴获“东突”伊斯兰运动的大量爆炸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进行严厉打击。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纳尔达伊·杜特巴耶夫表示，绝不对恐怖活动听之任之。^[21 3 2]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外长2002年12月12日签署《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进一步加强了反恐的双边合作。

●“9·11”后，全球反恐大气候下，恐怖主义的活动空间已被大大压缩。原先制造恐怖事件的组织可以十分自豪地宣布对事件负责，但现在就是干了往往也没有公开站出来的勇气，本·拉丹就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高涨的世界性民族分离主义潮流已明显回落。宗教极端分子同恐怖分子难解难分，其声誉、影响大不如前，“三个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失落。

●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活动的特点更加明显。在一定条件下，恐怖活动与政局混乱又是相互因果的。在美军陷入伊拉克困境之时，国际恐怖主义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混乱的伊拉克，可能已有相当多的恐怖分子被吸引到那里，此外，还有一些恐怖分子到政局不大稳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一带寻求发展。2003年的中亚地区既不是国际冲突热点地区，政局又相对稳定，因此，不是它们主攻的地方。

地缘政治：呈现新布局

国际问题观察家，特别是中国的研究者习惯将亚洲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

西亚五大块，阿富汗经常被划在西亚。此说不无道理，直观上看，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在亚洲的西部。特别是，自 19 世纪末沙俄与大英帝国在亚洲腹地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后，阿姆河就成了西亚伊斯兰国家与苏俄之间的一条森严的地缘政治界线。这一百多年里，阿姆河南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愈走愈远。^[33] 然而，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其结果是打破了这条地缘政治界线。苏联的解体后，中亚地区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竞技场，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三个主义”从阿富汗到车臣，从克什米尔到费尔干纳，连成一片。“9·11”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并首次派兵进驻中亚，令新疆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大为改观。由于上述 2003 年的几个方面的新情况，新疆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又呈现出新的布局。

主导因素：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基础上经过七年共同努力发展起来的。现有成员国六个，中国、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中亚五国中的四个国家。这样的构成，对于地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有关成员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多边、双边平等合作，特别是在 2003 年的可喜发展，已确立了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导地位。

大国角逐中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式微，但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联系仍是千丝万缕的，同时，俄罗斯还总习惯地将中亚视为自己的后院。“9·11”后，美军进驻中亚，无论如何是得到俄罗斯的谅解的，当时就有评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允许大批美军进入中亚，这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竞赛规则”。^[34] 美国一直宣称，进驻中亚为了反恐，只是暂时的。但是，正如许多人意料的那样，它并没有撤离的任何迹象，这就不得不引起俄罗斯的警惕。2002 年 12 月 5 日，普京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以俄空军进驻吉尔吉斯斯坦为主要内容的安全合作协议。俄军方表示，这支作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在中亚的存在“对于中亚乃至整个独联体的安全都具有战略意义”。^[35] 经过大半年的筹划，2003 年 10 月 23 日，普京总统再访吉尔吉斯斯坦，为比什凯克附近的俄罗斯坎特空军基地正式启用剪彩。据报导，俄罗斯在此部署的空军大队将由苏-27、苏-25 各五架，伊尔-76、安-26 各两架组成，驻军最终将包括 20 多架战机和 700 人以上的军队。此外，俄罗斯的影响主要借助于 2001 年 5 月签订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它包括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六个成员国。2003 年 4 月 28 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国杜尚别峰会，批准建立联合司令部、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和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空军基地。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意味着中亚将出现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组织。^[36] 俄罗斯的坎特基地与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驻扎的玛纳斯基地，都在比什凯克，相距不过几十公里。普京表示，这两个基地“将互为补充”，应为反恐合作的典范，同时他还强调：“美军的基地是暂时的，而俄罗斯的基地却是永久性的”。^[37] 俄美两军在中亚如此紧贴着面对面，可真是幅地缘政治的风景画。正当世人关注此情此景之时，印度在塔吉克斯坦建立一个永久性军事基地的消息传来。2003 年 11 月 14 日，出访塔吉克斯坦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依公开承认：印度将重建杜尚别附近的阿伊尼机场。分析家普遍认为：印度加入到中亚地缘政治的角逐，意在为其大国地位增添砝码，同时在战略上压缩巴基斯坦的活动空间，至少做到不让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国家偏袒巴基斯坦。大国的军事力量已在该地区排兵布阵，一场军事和政治较量正在悄悄展开。^[38]

北约的渗透 西方向中亚施加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从 1994 年以来陆续将中亚国家纳入这一计划国之中，从 1997 年起年年进行维和军事演习，但规模还很小，影响有限；另一是鼓励建立亲西方的“古阿姆”（GUUAM）联盟^[39]，它于 2001 年 6 月 7 日正式成立，但未有大国主导，其作用、影响亦有限，2002 年 6 月 14 日，乌兹别克斯坦退出“古阿姆”联盟，前景不大看好。2003 年北约向中亚渗透有新的动向。7 月 10 日，北约秘书长罗伯特出访中亚，其工作目标有两个：一是与哈萨克斯坦商定在阿拉木图、奇姆肯特建立北约的空军基地；二是想弄清里海石油的数量、所需资金和油田的安

全保障问题，有控制里海地区的意向。^[40]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全面合作 周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于新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的外交基本政策是和平睦邻、友好合作。中国从不在外驻军，更不推行强权政治。这些年来主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邻近的国家多方面的合作，同时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如前所述，原先比较冷淡的中印关系正走向和解、合作。

尽管有大国的角逐、北约的渗透，但新疆周边地缘政治新布局，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中亚经济：发展势头看好

近几年来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看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经济总体上处于稳定回升、增长。工业发展最快的是哈萨克斯坦，它已明确制定了一个以石油开采为龙头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到 2015 年将石油产量从 2002 年的 5000 万吨（出口 3500 万吨）的水平提高到 1.5 亿吨（出口 1 亿吨）。

- 产业结构上的调整初见成效，但调整之路还会很长。

- 引进资金有所增长、结构有所变化。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加大对中亚国家的贷款和投资力度。

- 各国间经济合作加强。加大规范本国市场、优化投资环境的各项措施的力度。吉尔吉斯斯坦 1998 年 12 月第一个加入世贸组织之后，2001 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相继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

- 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当然，中亚各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不均衡的。现已形成了国营、私营、集体、个体等多元化所有制组成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私有化比重较大。各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开。哈萨克斯坦 2002 年 11 月人均月工资为 133.7 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002 年人均月工资分别为 29 美元和 10 美元。

中亚经济发展看好，中国同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有长足发展。中哈石油管道工程有望在 2005 年贯通，这标志着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由于与中亚国家贸易额的增长迅速，新疆外贸连创历史纪录，2002 年外贸进出口总值 26.9 亿美元，出口 13.1 亿美元，进口 13.8 亿美元；单月进出口连续突破历史记录、出口累计增幅位居全国首位、进出口规模创历史纪录的三项历史最高。2003 年上半年新疆进出口额就达到 17.93 亿美元，预计全年还会创历史新高。哈萨克斯坦近几年一直是新疆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新疆的进出口额占新疆整个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成为新疆在中亚市场的主要合作伙伴。

中国政府全球通缉“东突”要犯

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政府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东突”恐怖势力的斗争在本年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明显地原教旨主义化和恐怖主义化。在世纪之交，它们与本·拉丹相勾结，依托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新疆周边营造了恐怖活动的前进基地，其恐怖暴力活动达到了顶峰。“9·11”事件后，全球对恐怖主义一片喊打，在阿富汗与塔利班抱成一团的“东突”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一部分人被美军俘获，一部分人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流窜。2002 年 8 月 26 日，美国认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恐怖组织，对于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它们仍心不死，2003 年还在境内外继续进行恐怖活动，但是已成不了气候。2003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公安部公

布第一批“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在全球范围对“东突”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12月24日，又传来的好消息是，被名列头号的“东突”恐怖要犯艾山·买合苏木在早前时候毙命巴基斯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国际反恐合作的成果。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打击“东突”的反恐斗争中已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权。当然，同这些恐怖分子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苦的，但目前可以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成果，对于新疆的稳定和中国西部安全，意义重大。

“东突”恐怖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纲领、行动的恐怖主义。至于什么是恐怖主义，胡联合先生介绍了国外有关学者关于恐怖主义的109个定义的分析结果，还进一步分析了搜集到的51个定义，十分有意义。但我还认为，至少目前还难于做出一个为世人都接受的普遍定义。中国公安部反恐局2003年12月15日，首次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政府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认定标准”。我的初步看法是，这种做法非常明智，也比较策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急于做出这个“主义”的定义，即便做出来，除了有些学术意义外，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是，可以也必须，对危害中国国家 and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确定一些“认定标准”。这些标准立足于中国的安全实际，面对反恐斗争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有着非常实际意义。我注意到，这个标准至少有如下几个要点：一，其行为主体是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二，必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具体到“东突”恐怖组织和分子，则是：“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将新疆分裂出去”，否则只是一般的刑事暴力犯罪；三，必定是有组织的行动，即“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分工或分工体系”，否则只是个别的暴力犯罪；四，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煽动、宣传、教唆、资助、支持各种残忍的暴力恐怖活动；五，与国际恐怖组织的种种勾结。这些有可能得到国际上的较广泛认可。因此，有助于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

四、问题与挑战

2003年周边局势令人鼓舞，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美军在中亚的军事存在

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已是事实，并且可能是永久性的。但总的来说，美军进驻中亚的兵力还十分有限，从纯军事角度上看还不具有特别意义。如果亚洲大陆是幅大围棋盘，其两端（日本、朝鲜半岛和中东）就仿佛是金角银边实地，而眼下往中亚腹地投上几枚旗子，只是为以后逐鹿中原大展宏图的伏笔。因此，它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威胁，目前还是潜在的。如果若干年后，美中关系大大恶化，美国以中亚方向呼应台海方向，以构成两面夹击的态势，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了。如不发生大的意外事件，这大概也是五年后的事了。

“亚洲版北约”

2003年9月8~10日，以色列总理沙龙携带武器货单出访印度，引起广泛关注。十几年前，以色列人在印度的待遇几同“贱民”，但此次出访改变了这一切。沙龙率150人的庞大代表团走上印度的红地毯，成为十一年来踏上这个南亚大国的第一位以色列总理。印度官员表示，两国加强关系是基于反恐共同目标的一种自然逻辑。沙龙访印时间正值“9·11”事件两周年，外界猜测，这个时间显然是精心安排的，暗示以印接近的背景。但一些媒体认为：沙龙的这次出访是为了打造成印度—以色列—美国轴心关系，其真正背景是：“华盛顿希望利用印度制衡中国，因为中国是它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41]在此之前就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美印在秘密讨论建立“亚洲版北约”。^[42]沙龙此次不寻常的出访，为这个“亚洲版北约”增添了新的注释。所谓“亚洲版北约”是一位自称为“印度一些官员的非正式顾问”、私立大学教授马达夫·纳拉帕特鼓吹的东西。按照这位教授的设想，在亚太仿照北约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安全体系，其全称为“北美—亚洲公约组织”（NAATO）。这是一个类似北约那

样的组织结构，其潜在成员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和印度，将在其中起“核心”作用，而日本、澳大利亚、只能起二流作用；第二类包括菲律宾、韩国等在内的一些“民主国家”；第三类是一些“支持西方且具改革意识”的阿拉伯国家。在他的构想中“一切专制国家或宗教国家排除在外，显然，中国和巴基斯坦不可能被接纳”。^[43]针对中国、巴基斯坦的目的非常明显。

这位印度教授早在1983年首先提出“俄—印—中三角”的设想。1998年纳拉帕特的“俄—印—中三角”设想被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接受，于是又有“普里马科夫三角”的说法。目前，这位印度教授则断言：“中印俄联盟将要彻底被扼杀”。事实上，在大国关系中，印度与俄罗斯（冷战时期是苏联）走得最近。后冷战时代，俄印是与美国还是同中国结盟，在俄罗斯和印度争论不断，但无论怎么争，都是冷战思维在作怪，都有针对第三国结盟的意思，不大符合时代潮流。随着上海合作组织迈开大步，“俄—印—中三角”轴心之说又被提出来，但俄罗斯未必认同。^[44]现在随着“亚洲版北约”忽隐忽现，“俄—印—美”的说法又现，俄罗斯也同样未必认同。印度若真要如此，麻烦是，首先就得完全抛弃多年来引为自豪的“不结盟”原则。美国对此也会很怀疑的，一位分析家就指出：华盛顿同新德里之间要达到北约成员国之间那种融洽程度“绝非易事”。^[45]近期的民意调查说：俄美关系比想象的近，但实际依然相距甚远。^[46]

“亚洲版北约”的提出，说明冷战结束虽已十多年，但冷战的思维在有些人那里是挥之不去的，只要有人在搞这类事，就会弄出点地缘政治的地震，既不必特别大惊小怪，也不要完全掉以轻心。

“三个主义”与毒品犯罪

目前周边地区的“三个主义”和“东突”势力基本处于蛰伏、调整、整合状态，并没有立地成佛，对于它们的任何动向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如何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里展开国际合作，继续打击这些邪恶势力，将是不断要解决的新课题。此外，种种迹象表明，2003年，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大丰收，以阿富汗为中心地带的“金新月”毒品犯罪总是同“三个主义”密切联系，打击这一带的毒品犯罪问题，还是地区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中国威胁论”

这是国外敌对势力为遏制中国在全世界广为散布的一种谬论，虽然毫无根据，但在中亚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哈萨克斯坦的某些政治势力不时地就以此做文章。经常被提到的是：攻击中哈边界划界割走了哈萨克斯坦的领土；造谣说中国蓄意向哈萨克斯坦移民；指责额尔齐斯河北水南调侵害了哈萨克斯坦利益；批评与中国在经济，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是“将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在中国人的手上”，等。中亚媒体上还不时有对中国打击“东突”势力的非议。“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支持者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思想活跃，有许多人在西方国家接受过教育，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西方对这些人寄予了厚望，认为在哈萨克斯坦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希望在这一代人身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知之甚少，但在对华问题上却表现得相当敏感和尖刻。他们常在不同的场合对哈萨克斯坦的对华政策、中哈关系的发展、中哈合作中遇到的问题等大发议论，有些极小的问题也会被这些人利用，并加以大肆渲染。他们似乎把唤起哈萨克斯坦人对“中国威胁”的警惕性作为己任。“中国威胁”论在毒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中起着相当恶劣的影响，对于新疆的安全稳定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

中亚的政局：危机潜在

中亚目前的政局还比较稳定，但也有潜在危机。中亚各国在近一两年内，都进行换届大选。眼下政府反对派的势力十分有限，但其活动能力不小。一些反对派或多或少有着西方支

持的背景。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在鼓励着西方式的“民主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反对派中有些也是“中国威胁论”的崇拜者。某些政客为了向现政府发难，不惜祭起反华的旗帜蛊惑民众。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贾拉拉巴德州骚乱，就是比较明显的事例。2002年1月5日，吉尔吉斯斯坦当局指控最高会议立法会议议员阿·别克纳扎罗夫“滥用职权”，将其关押。3月17-18日贾拉拉巴德州阿克瑟区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并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骚乱，骚乱的目标很快转移到吉中边界补充协定。这场骚乱虽被平息，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之一是，大选临近的中亚国家都将面临着政治反对派的挑战，一些口口声声“民主”的政客还再可能借国际问题做国内政治文章，比如，在“中国威胁论”还有一定市场的环境下，指责总统“卖国”，是一般“民主”分子动员民众的很方便的政治手腕。问题之二是，贾拉拉巴德州骚乱直观上是反对派与其对手的政治较量，实际上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关系”深层次问题的反映，政治立场同部族意识的交织，体现出局势的复杂性。问题之三是各种政治势力的超意识形态的合流。有迹象表明，贾拉拉巴德州的反对派与奥什州的“三个主义”相呼应，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在反现政府的大旗下走在一起。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奥什州有可能失控，从而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分裂。“三个主义”就有可能因此在紧靠新疆的地方建筑新的巢穴。

事实上，换届问题是独联体国家中的普遍难题。这些国家的总统大多是前苏联时代的高官，独立以来，已连续执政两届，大权独揽但已年迈。普京的接任，还算满意地实现了俄罗斯总统的更换。阿塞拜疆的小阿利耶夫2003年10月19日接老阿利耶夫总统之位，所谓的“阿利耶夫王朝”的出现，是一种模式。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大选引发危机，国家朝着分裂、甚至爆发内战的方向滑去，经过大半个月的危机，11月24日，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职。这种近乎政变式的更迭政权，则是另一种模式。

哈萨克斯坦盛传，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婿有可能接位，但这种“裙带”关系已引起政治反对派的警惕和抗议，届时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出来。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自封为终生总统，但是，尼亚佐夫重病缠身，不知那一天撒手而去，那可能将是一片混乱。

再连任第三届，又是一种模式，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可能会采取这样的选择，但前提是“修宪”，先期的舆论工作已经开始，但反对派也在摩拳擦掌，这可能是场认真的较量。问题是阿卡耶夫即便如愿以偿，但他百年之后依然是场危机，只不过延期而已。

卡里莫夫的身体状况要比尼亚佐夫好些，他又是最强有力的总统，目前乌兹别克斯坦似乎还没有什么人在考虑他的接班人问题，但若干年后，这样的问题总要提出来的。塔吉克斯坦独立以来，总统已换了好几个人，那里南北政治的对立的背景下，不大可能出现家族统治，但只要是换届期一到，政治斗争升温，政局也就免不了动荡。

目前，中亚一些国家不同程度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失败、腐败丛生、犯罪猖獗，民众无以聊生，这些都是酝酿动乱的温床。事情往往是由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发展，所谓的大选“舞弊”是最常见的导火索，格鲁吉亚就是前车之鉴。腐朽的家族统治不民主，“民主”分子上了台也未必民主，中亚的社会存在决定政治民主的道路是漫长的，也是不平坦的。无论如何，这是中亚政局稳定面对的问题。应注意，如果亲西方的“民主”分子得势上台，新疆的地缘政治形势可能复杂化。

五、新疆：收获的季节

20世纪90年代新疆面对着“三个主义”的严峻挑战，1997~1998年，“东突”恐怖活动达到顶点。进入新世纪后，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有较大好转。2003年新疆的政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定，这受益于上述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转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考察新疆，对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有一系列重要的

指示。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十·五”计划期间对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4 200亿元，近三年来新疆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 119亿元，这是新疆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也是新疆历史上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现在的新疆，正是收获的季节。

新疆还是个欠发达地区，还有不少群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必须尽快地解决落后贫困的问题，没有新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就没有真正的人心所向，就没有真正的凝聚力。如果说，在前些年“三个主义”猖獗之时，新疆的发展受到某些干扰，那么现在可以用比较更多的精力把新疆的发展搞得更好。这里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还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由来已久，但历史的考察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本土原发的。如果把它比作SARS病毒，那也是由境外“输入”新疆的。严厉打击就如同对付SARS那样的隔离措施。展开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文明建设，则是从根本上清除和改善滋生“三个主义”那样病毒的温床和环境。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间经贸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交通、通信等基础领域 中亚地区远离海洋，处于亚洲腹地，迫切改善、加强这方面的基础建设，新疆与之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

●能源领域 这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新疆在这方面会有相当多的机会。如果中哈石油管道建设顺利，新疆有可能加速实现“成为第二个大庆”的梦想。

●农、畜产品的贸易和加工业 新疆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中亚国家在这方面的合作，大有潜力。

●旅游服务业 古老的丝绸之路曾将包括新疆一些古代城市在内的众多中亚的著名古城连接在一起。今天，与中亚地区开展这一领域的合作，将会推动整个地区在金融、信息、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

结论：2003年新疆周边正走出“三个主义”的阴霾，与此同时，新疆的政局也是近十年来没有这么好过。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事件的话，这种良好的趋势，在相当时期内，似不会发生逆转。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用比较多的精力做新疆的发展工作，即做前些年因“三个主义”干扰而无法集中精力干的事，抓住这个机遇，新疆的前途是非常美好的。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斯温等. 中国大战略 (M), 新华出版社, 2001.

^[2] 塞缪尔·亨廷顿. 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忽视[N], [美] 外交杂志, 1997-10.

^[3] 陈舟. 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4] 纽约时报 2001年9月30日.

^[5] 康纳尔·吉尔蒂. 恐怖主义[N]. 历史的焦点,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6] 路透社华盛顿 2000年4月23日电.

-
- ^[7] [德] 时代周报, 网络版 2001 年 9 月 18 日.
- ^[8] 罗伯特·卡尔根. 仁慈的帝国[N], [美] 外交政策, 1998 年夏季号.
- ^[9] [德] 明镜周刊, 2001 年 1 月 1 日.
- ^[10] 理查德·布德罗. 超极大国的悲哀与因果报应[N], 洛杉矶时报, 2001 年 9 月 13 日.
- ^[11] 新华社联合国 2003 年 9 月 23 日电.
- ^[12] 杰拉尔德·柯蒂斯. 外交进入多难之秋, [日]《东京新闻》2002 年 12 月 6 日.
- ^[13] [英] 金融时报, 2002 年 9 月 20 日.
- ^[14] 法新社达拉斯 2003 年 7 月 20 日电.
- ^[15] 中国日报 2003 年 10 月 10 日.
- ^[16] 华尔街日报 1999 年 5 月 26 日.
- ^[17] 贝丝·加德纳. 对美国的恐怖袭击预示新时代的来临[N], 美联社 2001 年 10 月 21 日电.
- ^[18] 台湾 联合报 2003 年 7 月 28 日.
- ^[19] 美联社华盛顿 2003 年 9 月 5 日电.
- ^[20] 法里德·扎卡里安. 大家都未注意到的重要情况[N], [美] 新闻周刊 2003-1.
- ^[21] 肯尼思·沃尔什. 采访总统,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2002 年 12 月 30 日.
- ^[22] 毕菡娜. 占领高地[N], [美] 时代周刊 2003 年 10 月 27 日.
- ^[23] [俄] 生意人报 2003 年 9 月 24 日.
- ^[24] 德米特里·科瑟列夫.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为全球化盛典的范例, 俄新社莫斯科 2003 年 5 月 30 日电.
- ^[25] 康斯坦丁·科萨切夫. 上海合作组织是制约美国在中亚影响的因素, [俄] 独立报 2003 年 9 月 29 日.
- ^[26] 东京新闻 2003 年 5 月 30 日.
- ^[27] 法新社新德里 2003 年 4 月 2 日电.
- ^[28] [泰] 亚洲时报在线 2003 年 4 月 29 日.
- ^[29] 纽约时报 2003 年 6 月 24 日, 东京新闻 2003 年 6 月 25 日, [法] 回声报 2003 年 6 月 24 日, [俄] 新闻时报 2003 年 6 月 24 日.
- ^[30] 法新社新德里 2003 年 10 月 9 日电.
- ^[31] 罗伯特·拉特克. 中国和印度: 对美国的利益有着重大影响, [美]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3 年 6 月 23 日.
- ^[32] 光明日报 2003 年 7 月 15 日.
- ^[33] 但从地缘文化上看, 阿富汗与其认同于西亚, 不如说认同于中亚和被认为是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贵霜朝、帖木耳朝、莫卧尔朝就是横行其间的大帝国。伊斯兰教兴起以来, 这里是伊斯兰向东的延伸地区。
- ^[34] [英] 星期日每日电讯报 2001 年 9 月 24 日.

-
- [35] 新华社比什凯克 2002 年 12 月 2 日电.
- [36] 莫斯科新闻时报 2003 年 4 月 29 日.
- [37] 埃菲社莫斯科 2003 年 10 月 23 日; [日] 产经新闻 2003 年 10 月 24 日.
- [38] 钱峰、孙力. 大国在中亚排兵布阵[N], 环球时报 2003 年 11 月 17 日.
- [39] “古阿姆”(GUUAM)联盟由格鲁吉亚(G)、乌克兰(U)、乌兹别克斯坦(U)、阿塞拜疆(A)、摩尔多瓦(M)组成.
- [40] [俄] 独立报 2003 年 7 月 10 日.
- [41] 苏丹·沙欣. 印度围绕自己的轴心转, 香港 亚洲时报在线, 网站 2003 年 9 月 6 日.
- [42]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 2003 年 5 月 29 日电.
- [43] 唐璐. 中国是‘亚洲版北约’假想敌? [N], 国际先驱导报 2003 年 9 月 12~18 日.
- [44] 伊琳娜·袴田. 北京从来不急[N], [俄] 独立报 2003 年 6 月 9 日.
- [45] 斯蒂芬·布兰克. 亚洲版北约的内在危险” [N], 香港 亚洲时报在线, 网站, 2003 年 9 月 19 日.
- [46] 格奥尔基·伊利乔夫. 俄罗斯与美国互相了解[N], [俄] 独立报 2003 年 9 月 2 日.

2003 year-report: the geographic situation of Xinjiang

PAN Zhi-ping

(Research Inst. of Central Asia, Xin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y,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Xinjiang’ s geographic situation has chang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he Xinjiang’ s geographic situation in 2003 is walking out of the “three doctrines” . It is developing toward a good direction.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we still optimistically believe that the Xinjiang’ s geographic situation today is going through the best period in recent 10 years. Also, the Xinjiang’ s political situation is the best one in recent 10 years. Without grave events, this kind of tendency will not be adverse in the near future. Now we will devote our grent years. From now on, Xinjiang maybe will enjoy its express train. at energies to the developments of Xinjiang. These works were destroyed by “three doctrines” in rece

Key words: xinjiang; geographic situation; 2003; year-report

收稿日期: 2004-2-10

作者简介: (1945-), 男, 汉族,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